

醉杏樓下山河汜

王起著

I247.5
1322

醉杏楼下山河泪

王起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4.8.106

责任编辑：唐振华

封面设计：张志平

醉杏楼下山河泪

王 起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8²/。 字数：130,000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10116·1001

定价：1.2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两个中篇历史小说。

《醉杏楼下山河泪》描写我国宋代名妓李师师的故事。北宋名妓李师师性格倨傲，名噪京城，得到一些达官名士的倾慕。一味热衷于寻欢作乐的“浪子”皇帝——宋徽宗赵佶，对奸佞专权的衰败政局无能为力，却慕名私访妓院，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势占有了李师师。北宋灭亡之日，赵佶等一班高贵一时的统治者，立即俯服在入侵者的膝下，以求苟且偷生。充分暴露了高贵者的卑污灵魂。而被俘的李师师面对强悍凶残的敌人，则表现得凛然大义，以身殉国。显示了卑贱者高尚的情操。

《“兰亭”故事新编》描写唐太宗贪得无厌，欲据天下瑰宝为己有，对高僧辨才收藏的王羲之“兰亭”真迹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迫使辨才不

得不以命护“宝”，表现了值得称颂的高尚气节。

两篇小说格调高雅，故事引人，人物形象生动感人，文字古朴清雅。

目 录

醉杏楼下山河泪 1

《兰亭》故事新编 193



醉杏楼下山河泪

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一个夏天。

运河通往汴河的两岸，毒日炎炎，黄沙蔽空。

一行又一行干筋骨露的纤夫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在滚烫的泥沙上迟缓地移动着。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象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在心底到肌肤都在颤抖着。他们掉下的血和汗，连一点影子都没留下便不见了，泥沙上陷下的深深的脚印，在顷刻之间也被押送他们的军健们象一阵狂风骤雨似的涂得干干净净。

那些忽前忽后，驰着马，挥着鞭，舞弄着刀枪棍棒的军官健卒，一个个何等威风，何等得意啊。他们在疆场，轮到该真刀真枪厮杀时，也不过是窜没草中的兔子，但而今他们口含天宪，面对着这一行行强征而来、手无寸铁

的民伕，就不亚于出山猛虎了。他们咆哮着，呵斥着，掀起了阵阵的黄尘，挥动着手中的马鞭、棍棒，雨点般地落在纤夫们的头上、肩上、脊背上……

这里没有怜悯，只有暴虐；没有仁慈和正义，只有唯一个人的意志与欢乐。早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传遍的歌谣，又开始在人们的心头回荡：

“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人间便是好世界……”

一个再也受不了的纤夫偷眼看见押送他们的军健正在最前面围着几个纤夫毒打，又看见左近有一片丛林，便发出一声喊：“弟兄们，左右是个死，快逃啊！”他边喊边向丛林没命地飞奔，接着就有好几人丢下纤绳跟着奔逃了。行进中的队伍立时大乱。有的纤夫在摇头叹息：“往哪里逃呢？我以往不是经过一次了。”有的索性乘机坐下来，或者急忙爬到河边捧起水往头上身上浇。

军健们立即拨转了马头，箭一般地冲了过

去。大吼着：“你们既然想寻死，就叫你们死个痛快。”

饥渴、疲惫、只剩下一口气的纤夫们无论怎么拼出最后一点力气逃奔，还是被骑马的军健们赶上了。刀剑在空中寒光闪闪，战马在嘶鸣蹄立，一阵横冲直闯的砍杀之后，逃走的人大都倒在血肉狼藉的丛林地上了。军健们把马一兜，一个个争先抢后地从马上跳下来，急忙砍下死了的和尚未死了的人的首级，然后，十分熟练地揪着死者的头发，挽一挽，成串地提着，翻身上马。他们那洋洋得意的神情，那不可一世的勇武身姿，仿佛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有人头为证，可以邀功请赏去了。为首的一个军官，略一示意，军健们两腿猛一夹马，象一阵旋风一样，回马冲到没有逃走的纤夫们面前，他们高举着血淋淋的人头，边走边吆喊着：“听着，谁胆敢违抗圣旨，这就是下场。”

圣旨！圣旨！纤夫们再也没有比听到这两个字更可怕的了。他们都清楚地记得，自从几年之前兴起这个“花石纲”后，在“苏杭供奉局”提举朱勔指挥下，苏杭东南一带，满天都飞舞着“御赏”的黄封，响彻了万岁爷的圣旨。为了搜寻一株稍可玩赏的佳花名木，一块

奇岩怪石，一只灵禽异兽，一纸黄封，一声圣旨，不知有多少人倾家荡产，不知有多少人血肉淋漓。谁敢说个不字呢？

“谁敢说个不字！”坐在楼船伞盖下的朱勔这么说。他看看后面连续十数里的船队，又看看楼船桅竿上黄底黑字、上书“花石纲”的大旗，再看看船后迎风招展的“苏杭供奉局朱”的牙旗，对军官们说：“官家的圣旨，供奉官家御赏的物什，限马上运到东京，谁敢迟延、逃跑，格杀勿论。至于纤夫，死了不够数，用我的名号向地方官要，他们也不敢说个不字！”

就这样，纤夫们一路路倒下了，又一路路被强征而来。后者踏着前者的尸骨，年复一年地通过运河转向汴水，直驶东京。当时的汴水没多少年就已湮没了。那些丧身在此的千万死者也早偃声匿迹了。但后来的人有没有沿着这条悲惨的道路去寻找那暴政下的陈迹呢？如果有的话，那一路遗弃的白骨，总会在某个夏秋の平明之前，跳闪出一点蓝幽幽、惨凄凄的寒光，向你揭示那一页历史的。

当然，能够作证的还不只是湮埋一路的白骨，还有他们家乡的父母妻室儿女。这些更为

柔弱的人，自从他们的亲人被强征而去后，岂止是梦里千百次感觉到自己的亲人已回到身边！但当他们伫立村头、河边茫然眺望时，所能见到的仍是朱勔等人押运的大船北去南来。

一座桥妨碍了去路，朱勔一声“拆”，桥被拆掉了；一座水门拦住了航道，朱勔一声“拆”，水门被拆掉了；一只民船避之不及，朱勔一声“撞”，民船被撞翻了。就这样，船队终于挨近了繁华无比的都城东京，准备起运船上的掠获物。

东京汴梁护城河边挤满了早已被强征来的民夫和士兵，还有很多很多看热闹的人，当他们一看见那写有“御赏”的黄帛，就不敢不下跪了。当他们看见舟船上所载的东西，尤其是看到最近抢夺来的那块高四丈有余的太湖石时，个个又目瞪口呆了。

谁见过这百窍千孔，玲珑剔透又奇峰耸立的巨石呢？怪不得朱勔这回更凶，他不等人们细看，便喝令前来迎接的开封府官员和内廷太监，着人赶快驱散前来看热闹的东京人。

这时，仿佛凯旋归来的朱勔，在幕僚、官军们簇拥下走上岸来。他年岁四十上下，身穿紫袍，左肩上绣着一只黄色的手，据说那是皇

上抚摸过的地方。他右臂上还缠着一束黄帛，据说那是皇帝拉过的地方。他身材高大，白白胖胖的脸上显得有些虚肿。他威风十足得象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他只略动了一下左手向迎接他的开封府尹表示一揖，因为，他那被皇帝拉过，缠着黄帛的右臂和皇上一样神圣。神圣的东西怎么可以轻举一动呢？

“这块太湖石太大了，城门逃不去。”开封府尹说。

“拆，拆去这段城墙。”朱勔说。

开封府尹犹疑了一下。

“动手！万岁御赏的东西，有什么碍着路，就拆什么！”朱勔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浪荡的商人子弟，由于给皇上献了三本黄杨木，受到皇上的赏识和掌管军马的大宦官童贯的支持，威势自然越来越大了。更何况数年来他又为皇上搜寻花木异石、灵禽异兽立下了“汗马功劳”，连他的“苏杭供奉局”也早被人们称为东南小朝廷。

开封府坚实的城垣被拆毁了，四丈多高的巨石在数百人的抬运下进了东京。象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一样，横扫着一切妨碍它移动的房屋、门坊……

一个年仅二十出头，斜挎着一管笛子的人，直瞪着眼远远地瞅着这一切，他紧紧地咬着牙，向身旁一个年长一些的人叹息：

“唉！难怪有人说当今的官家是李后主转世，来冤冤相报的。”年轻人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恨，用极低的声音说。

年长的人觑了他一眼，他似乎听见又似乎没有完全听见，只是长叹一声。此时就在他们的身后却有人十分清楚的说：“叹什么气？天下兴亡，我辈有责！”

两个人急忙回过头去，见一个太学生模样的人，正对他们怒目而视。

那挎笛子的年轻人刚想和这太学生模样的人搭话，那太学生却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竟扭过头走开了。

就在这块玲珑剔透，千窍百孔的太湖石运到东京皇宫竖立起来后不久，万岁山下，热闹

上抚摸过的地方。他右臂上还缠着一束黄帛，据说那是皇帝拉过的地方。他身材高大，白白胖胖的脸上显得有些虚肿。他威风十足得象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他只略动了一下左手向迎接他的开封府尹表示一揖，因为，他那被皇帝拉过，缠着黄帛的右臂和皇上一样神圣。神圣的东西怎么可以轻举一动呢？

“这块太湖石太大了，城门逃不去。”开封府尹说。

“拆，拆去这段城墙。”朱勔说。

开封府尹犹疑了一下。

“动手！万岁御赏的东西，有什么碍着路，就拆什么！”朱勔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浪荡的商人子弟，由于给皇上献了三本黄杨木，受到皇上的赏识和掌管军马的大宦官童贯的支持，威势自然越来越大了。更何况数年来他又为皇上搜寻花木异石、灵禽异兽立下了“汗马功劳”，连他的“苏杭供奉局”也早被人们称为东南小朝廷。

开封府坚实的城垣被拆毁了，四丈多高的巨石在数百人的抬运下进了东京。象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一样，横扫着一切妨碍它移动的房屋、门坊……

“卧云伏龙之桧”两行大字。并且题诗一首，云：

“拔翠琪树林，双桧植灵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龙髯茂。撑擎天半分，连蜷虹两负。为栋复为梁，夹辅我皇构。”

偏巧这个时候，有几只似鹤非鹤的大鸟飞过天空，鸣音嘹亮。近侍张迪兴冲冲地奔进殿内禀奏：“启奏陛下，有一片祥云下降端门，还有一群仙鸟飞来向陛下献瑞，满城百姓都在看哪。”

“什么？”赵佶问。群臣也不免大吃一惊。

“有祥云和仙鸟向陛下祝贺，在天空向陛下献瑞！”张迪重复之后，又补充道：“奴婢听外面说，还怕不实，所以，奴婢刚才出殿，也亲眼见了啊。”

“是么？”赵佶听罢，便拔腿走出殿外，果然在斜阳西下之时，天边出现了一朵金色的云，云的上方，有几只大鸟鸣声嘎嘎地翱翔着。

“真是天瑞，天瑞！是仙鹤，是仙鹤。是